

知法犯法

子夜時分，荒野林間晚風沁涼，抖瑟的枝夜發出窸窣聲浪，在正逢農曆七月的此時，聽來陰惻非常，格外令人毛骨悚然。

一輛小貨車緩緩駛進林間嶇道。前座頭頂著小龐克的年輕男子「牛仔」不安地對著正在駕駛的「濟公」說：「什麼貨非要三更半夜到這鬼地方運啊？會不會有事？」濟公心裡其實萬分忐忑，卻仍故作鎮定道：「別瞎說。我那朋友可是漁業公司的老闆咧！怎麼可能有問題？他是因為員工臨時請假，才會託我代運。你瞧，一趟車程就有兩萬伍，這麼好康的事，不賺是傻子。」

「可是，我覺得不對勁.....」牛仔話還沒說完，濟公就一個巴掌啪向他腦袋，不耐道：「別再那邊五四三了，若不是看你阿嬤病痛纏身需要用錢，何必找你來分一杯羹？」

這番話刺中牛仔心頭痛處。自從與他相依為命的阿嬤開始洗腎後，身體就每況愈下；原本還能靠資源回收賺點微薄家用，但現在只要多走幾步路就氣喘吁吁，更遑論其它。而自己剛從大學畢業，雖放棄留學機會，至汽車修護廠當作業技工；但初入行的學徒薪資，僅能勉強打平生活開銷，根本沒有多餘的錢為阿嬤買營養品。思及此，不禁悲從中來，他仰頭深吸一口氣，壓抑著不讓淚水流出，手中緊攥阿嬤為他求來的關帝香火，於心祈禱今日平安度過。

車子在一處簡陋的工寮前停了下來，兩人拿著手電筒按圖索驥找到十一個大型鐵櫃。濟公試圖推挪，卻啐了一聲：「什麼鬼東西，這麼重。」兩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將鐵櫃通通搬上車。

車子行駛至荒林出口時，竟見前方一輛卡車橫檔去路，濟公正要破口大罵，突然竄出署名來者不善的持槍黑衣人將車團團圍住。濟公大駭，趕緊倒車衝入右側小徑；而一旁的牛仔已嚇得六神無主，躲在座底直打哆嗦。

警笛聲陡然響起，濟公這才恍悟原來那群人是警察而非攔路劫匪。鬆了一口氣後，思忖：「警方如此大陣仗將我攔下，一定是有什麼誤會，還是解釋一下的好。」搖下車窗探頭大喊：「別開槍，有話好說。」

負責這次行動的海巡署機動查緝大隊長「任邦」使了個眼色，支開所有幹員後，獨自一人走道貨車旁，不待濟公開口，朝他就是一槍，濟公瞪大雙眼，急踩油門，車子失控往前方暴衝。任邦以無線電呼叫：「嫌犯使詐拒捕，請速支援。」

車子撞破道路護欄，往山崖直栽而下，巨大的衝擊力震得牛仔頭昏眼花；稍一回神，便趕緊爬出車外，並試圖將卡在車內渾身是血的濟公拉出來。濟公緩緩睜開眼睛，握住牛仔的手，語氣艱難的說：「對不起！連累到你……」一語未畢，即含冤斷氣。

此時，上頭的警力已放下繩索，準備垂降。牛仔驚慌失措，不知如何是好之際，後領突然被一把拎起，就這樣楞楞的跟著眼前這位活像從古裝劇跑出來的蒙面人，一路狂奔而去。

不知跑了多久，終於看見一條像樣的路。蒙面人發出暗號，一輛越野車隨即亮燈疾駛而來。牛仔跟著上車，駕駛的男子看到他，神色頗為吃驚，小嘲一下：「竟然這般命大逃過一劫，真是僥倖至極。」

上了公路，車速加快狂飆至鄉村一處三合院。三人進入屋內坐定後，蒙面人卸下頭罩，牛仔一見驚為天人；原來眼前這名身手矯健的高手，竟是一位清麗動人的萌系靚女。

「看什麼看！小心把你眼珠挖出來！」她一開口，牛仔瞬間從天堂掉進地獄。

「我說燕子阿！這樣會嚇到人的。這小子剛從死裡逃生，妳就行行好收斂一點唄！」男子一面緩頰一面自我介紹：「我叫嘉軒，他是我妹妹。」牛仔不敢抬頭，只輕嗯回應。

兄妹倆私語半晌後，轉向被乾晾一旁的牛仔問道：「老弟，可以說說為何捲入此事嗎？」牛仔一抬頭，無辜的雙眼登時盈滿淚水，娓娓道出所知的一切。

聽罷，燕子冷哼一聲：「卑鄙無恥的老狐狸，又重施故技。」

牛仔聞言，激動回問：「你們知道什麼嗎？」

嘉軒安撫道：「這些是無法在一時半刻說清楚，你先好好待著，我們再想辦法。」

「不行！我要回去。」牛仔斷然拒絕嘉軒好意，只因放心不下家裡的阿嬤。

兄妹倆輪番苦勸，牛仔卻執意堅持，最後火爆的燕子按耐不住脾氣，起身指著他的鼻子吼道：「這事沒有笨蛋想得那麼簡單，現在回去是九成找死，只有我們才能保你安全。既然你這麼堅持己見，出事可別怪我們沒提醒你……」燕子連聲叱罵，直到牛仔離開了還怒氣未消。

嘉軒則是維持一貫的氣定神閒，悠哉道：「初出茅廬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小子，不讓他嚐點苦頭是不會服氣的。」燕子收起粗口，會意的點了點頭，拿出手機撥到刑事局提供線報。

牛仔剛在兩人面前說什麼天不怕、地不怕的，實際上是剉得要死。雖然對他倆的危言聳聽感到誇大其詞，仍是心存顧慮，不敢貿然犯險，只好抄暗巷返家。

阿嬤聽見後門傳來聲響前往察看，經見牛仔一身狼狽，像小偷一樣蹣手蹣腳溜進屋來，不禁焦急道：「到底是發生啥米代誌？剛才有足多警察欲來找你……」

牛仔一怔，心想：「怎麼這麼快就找來了？」快步衝到客廳，打開電視機轉至新聞台，「海巡署南巡局查緝隊會同縣政府警察局，於今晨查獲一起重大軍火走私案。兩名嫌犯持槍拒捕與警方發生槍戰，一位名為『張孝鈞』綽號『濟公』的男子遭當場格斃；另一名嫌犯『牛俊偉』目前仍然在逃。警方已將牛嫌資料公布在全國查緝專刊，請民眾踴躍提供線報……」

牛仔盯著螢幕恍惚失神，完全無法置信。阿嬤老淚縱橫的質問，更是讓他亂了方寸；所幸攙著老人家來到關帝神龕前下跪發誓：「帝君明鑒，弟子牛俊偉絕非作惡之徒，懇請帝君作主，助弟子早日洗刷冤屈……」話還沒說完，就傳來一陣急促敲門聲，「牛俊偉，你已經被警方包圍了，還不快器械投降……」

牛仔聞聲大驚，思忖：「既是存心栽贓，就算問心無愧，恐怕也是百口莫辯。」含淚像阿嬤拜別後，隨即往後山逃逸；但才跑沒多久，就被警方發現逮個正著。

在他四面楚歌，身現危機之際，一輛重型機車從後方竄出，帥氣的在他面前甩尾側停。牛仔無暇思慮立刻跨上後座，油門一摧，差點送他一記後仰摔，下意識抱住車手腰際，「咦！是女的。該不會是那個恰查某吧！」思及此，心中一凜，趕緊縮回雙手，他可不想招惹這隻河東獅啊！

燕子在重重警力包圍下，以精湛車技突圍成功，另在場十多名刑警瞠目結

舌，一片愕然。

重機飆回三合院，牛仔進屋即見嘉軒翹著二郎腿，用一種「不聽吾言，吃虧眼前」的戲謔態度，睥睨著說：「沒騙你吧！」

牛仔這次連哼聲都省了，摸摸鼻子認賠道：「全聽你的了。」

○

對嘉軒而言，牛仔的出現雖在意料之外，卻也不至於影響整個計畫；反而增添了可運用的籌碼。兩天後，一封匿名檢舉信函送到特偵組「關正諺」檢察官手中。內容指出：98年間於高雄旗津港及前天在屏東車城查獲的兩起重大軍火走私案，其實全是海巡署機動查緝大隊長——任邦，自導自演的栽槍戲碼。

關檢根據信中指證，調出卷宗審閱，發現兩岸手法如出一轍，都是先申請（註1）「簡易查驗」放行貨櫃後，再採取（註2）「控制下交付」方式辦案。破案環節銜接得過於巧合，且許多該交代的細節都含糊帶過，甚至隻字不提。關檢沈思良久，認為兩案疑點重重，確有蹊蹺，決定秘密成立專案小組進行調查。

○

這天，燕子帶著牛仔來到秘密總部。甫進門，牛仔就被一屋子媲美調查局的電腦設備，震撼到說不出話來；而嘉軒此時和一名豔色絕倫的女子同坐在沙發上，牛仔直盯眼前美女竟看到出神。燕子見狀，心頭火起，狠力朝他腳上一蹬，痛的他哇哇大叫。牛仔自知失態，連忙道歉後火速與燕子拉開距離，以免再受無妄之災。

註1：由檢察官根據可靠情報或秘密證人檢舉筆錄，函請海關配合偵查作為，放行特定貨櫃。

註2：犯罪嫌疑人及犯罪證物，在執法人員的監控下，出入國境或行交付，在於適當時機進行收網查緝；但此項司法作為，近年來常被一些不肖的執法人員，用來做為濫權的掩飾與藉口。

見著這對寶，嘉軒也忍俊不住笑了起來，直說如果兩人配成對，一定比「野蠻女友」更精彩。燕子聞言，臉上青一陣白一陣，尷尬得不知所措。一旁的女子示意性輕咳兩聲，嘉軒這才收斂笑意，對著牛仔正色道：「關於你提出的種疑問，經過當事人斟酌評估後，認為大既然同坐一條船上，就該互信互助，不應有所隱瞞。所以，今天就讓魚兒將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告訴你吧！」

原來魚兒當初在得知父親涉嫌走私軍火，於查緝過程中因拒捕遭到警方開槍格斃的惡耗時，即直覺事不單純；因她深知父親「有所為，有所不為」的個性，不可能涉此勾當；而負責偵辦的單位，對如何鎖定嫌犯……等等細節，均含糊其詞，避重就輕。面對重重疑雲，她決定用自己的方式查明真相，為枉死的父雪冤。

魚兒透過管道得知，偵辦此案的帶隊長官「任邦」性好漁色，喜歡流連風月場所，索性到他常光顧的酒店上班，伺機接近。憑著過人姿色及高超的交際手腕，不出三天就將他迷得神魂顛倒，半個月後即獲包養。

任邦對眼前這位天上掉下來的美人兒有求必應，寵愛無比；但唯獨公事保密到家，防範到滴水不灑。魚兒遇此瓶頸絞盡腦汁費了好大一番勁，才卸除他的心防，得到進一步信任；進而勘破這樁栽槍求功的大陰謀。

海巡署當初為了加強各單位查緝不法情事的積效，祭出「重獎制」。貫要查獲制式槍械，不僅得記大功，更有動輒百萬，甚至千萬的破案獎金。

當時官拜中校的任邦，在調往海巡隊擔任代理小隊長期間，發現此中有升官發財的機會，遂找來經營漁業公司的曾益民，共謀走私槍械入境，以獲取辦績效，詐領獎金。

任邦先以線民舉證的假情資請求檢察官指揮偵辦，並安排益民至菲律賓海域托駁軍火；待漁船返台後，利用偵查手段做為掩護，濫權放行；再由益民將不知情人士騙來運槍，成為頂罪的替死鬼。魚兒的父親——蔡振昆，就是這樣成為第一位犧牲者。

民國 98 年，任邦在高雄旗津港設局破獲的軍火走私案由於數量龐大，為近年之冠；專案小組召開盛大的破案記者會慶功，任邦的聲勢也因此水漲船高；海巡署不但予以記功獎勵，還破格將他升為大隊長；近千萬的檢舉、破案獎金，也

全讓他一手囊括。

但任邦的野心豈止如此。位居要津後，便開始向毒梟，私梟收取賄賂；並勾結不肖檢調，濫權放行問題貨櫃；其管轄之海域更成為通緝犯的偷渡天堂，對治安危害甚鉅。

魚兒追查至此。已超乎想像。勢單力薄的她不禁禁為後續行動苦惱。幾經斟酌，決定請託在美國留學時認識的天才駭客——嘉軒，返台相助。

牛仔在瞭解自己與好友濟公，是任邦為了年度績效的犧牲品後，義憤填膺，激動難掩，誓言傾全力為冤死之人討回公道。

是夜，嘉軒啟動駭客程式入侵關檢辦公室電腦系統，在不動聲色下，開啟視訊收音進行竊聽。

「對此案有幾成把握？」

關檢：「八九不離十。」

「何以如此自信？」

關檢：「這封檢舉信，竟能逐一戳破卷宗上的官方陳詞，並鉅細靡遺還原真相，如非內部核心之人何以瞭若指掌？再說，能夠置於險地而瞞天過海者，絕非等閒之輩，此人必已謀定全局，我們只要依循方向搜羅證據，待時機成熟，便可收網成擒。」話鋒一轉，「任邦機關算盡，仍百密一疏，果真應驗《桃園明聖經》經訓：『報應遲遲時未到，昭彰早晚禍福臨。休道天高無耳目，虧心暗室有遊神。』」
(原始第三)

聽到這裡，嘉軒露出一抹會心微節。這位當年的同校室友，在踏上仕途後，仍然保有他的一貫正氣，未被官場濁流染色；這一注，可真下對了。

不出關檢所料，寄出檢舉信函的匿名者，陸續爆出許多事證線索；並指示檢調傳喚曾於此案擔任舉證人的——曾益民，至警署訊問。

任邦一獲知消息，即電召益民前來密談。益民將訊問內容一五一十全盤托出；孰不知，這些問答全是依任邦多疑心性而刻意設計的。任邦暗忖：「檢察官怎麼可能傳他去問這些似是而非又不著邊際的問題？其中必定有詐。姓曾的該不

會窩裡反吧？」疑心一起，等於在這個以信任為主體的謀合關係我，埋下引爆的燃線，正中嘉軒欲行分化的目的。

任邦回到家，心事滿腹，藉酒澆愁。魚兒得知詳情後，心念一動，故作欲語難言狀；經任邦追問才委屈道出益民曾趁著任邦不在時，對她舉止輕佻；並開出更優渥於現在的條件，慫恿她離開任邦，轉投他的懷抱。

任邦聞言，怒不可遏，一股無名妒火自胸腔燃燒起來，叱道：「有這種事，為何一開始不說？」

魚兒哽咽：「他是你的親信，我招惹得起嗎？」豆大的淚珠滑落，她掩面泣不成聲。

任邦見狀，萬分不捨，趨前予以安慰，內心則是開始盤算收拾益民的詭計。

隔日，任邦將益民找來，告知他中部某角頭下了一筆軍火訂單，要他儘速出海取貨，益民不疑有他即刻應允。

兩天後，益民帶著船員「三馬」向安檢所報關出海。當漁船行經貓鼻頭七十海裡處時，正在駕駛的益民，突然被一顆冷不防的子彈射穿手臂，他吃痛大叫，一回頭，三馬的槍已抵在他腦袋；在此生死關頭之際，他似乎明白了什麼，長吁一聲嘆道：「出來混的總有身不由己的時候，我不會怪你；但冤有頭，債有主，在我死之前，可否給我一個明白？」

三馬遲疑半晌後，才緩緩開口：「是任邦。」話語一落，板機扣下。

零晨兩點，燕子獨自坐在頂樓天台望月沉思；睡不著的牛仔恰巧也在此時上來，冤家碰頭真是分外尷尬。為了緩和僵硬氣氛，牛仔堆起笑臉，裝熟道：「喂！那麼晚不睡，在這鬼鬼祟祟幹嘛啊？」燕子杏眼一瞪，別過頭去，懶得搭理。

牛仔見她神色不悅，還真怕惹毛這隻母老虎，趕緊賠罪道：「對不起啦！我沒有惡意。剛好，今夾帶了一瓶酒上來，一起喝好嗎？」

燕子其實也不是難以親近，只是現實中太多超齡演出，逼得她不得不築起防衛堅強自己。今夜，沒來由的愁緒佔領心扉，索性搶下牛仔手中的烈酒仰頭豪飲；牛仔微愕，不甘示弱的將酒奪回也是一陣猛灌。兩人一來一往，直到酒瓶見低，

才酣暢淋漓的躺在地上，欣賞滿天星光。

酒精酡紅了燕子冰霜般的臉龐，也讓她卸下心防。兩人從天南聊到地北；從童年扯到大學。牛仔這才得知嘉軒和魚兒在美國留學時，談了場轟轟烈烈的戀愛；但因為一些緣故發生爭執；最後魚兒不告而別，讓嘉軒深受打擊，沮喪了好一陣子。

燕子為了幫嘉軒轉移注意力，便遊說他加入解密網站的運作團隊，讓他將心力投注於此，逐漸淡忘情傷。直到魚兒再次出現，向嘉軒尋求協助，兄妹倆才決定返台

說到「解密網站」，牛仔眼睛登時一亮。得知原來這個撼動全球的超級爆料網，是由一名美國華府高層首長，祕密組織的正義連線，以揭發內幕弊端為宗旨，開放平台讓全球成千上萬的駭客，記者，線民合作，戳破無數「不能說的祕密」。

牛仔聽得嘖嘖稱奇，萬分佩服，心想有這麼一位高手在此運籌帷幄，那麼洗刷冤屈就指日可待了。正當牛仔沉浸在春暖花開的喜悅時，手臂遭狠掐的痛感讓他回到了現實。燕子露出甜美卻帶著強勢的笑容說：「我講完了，該你囉！」

牛仔翻開回憶，腦海浮現全是阿嬤的身影，牽念之情頓時如潮洶湧，他想起那首為阿嬤寫的歌，情不自禁輕輕哼唱起來。

為您寫的歌 台語(詞：自撰)

主細漢乎阿嬤粒大 伊就親像是阮的靠山

驚阮穿抹燒 呷無飽 半暝起床為阮蓋被單

歸十年卡穿嘛是舊衫 儉腸呢肚乎阮過好生活

看著伊漸漸緩白的頭髮 才知時間千金抹凍換

阿嬤 我想您 您甘知影 我有足多話欲講乎您聽

您是我的天地甲我的性命 是我尚深的愛溫暖的牽掛

阿嬤 我愛您 您甘知影 無人會凍甲您來替換

大聲唱出 心內的感謝 聽我這條為您寫的歌

長夜將盡，天已深藍，兩人陷入各自的傷懷中靜默無語。不知過了多久，牛仔才緩緩開口：「謝謝妳請看護照顧我阿嬤。」燕子眨眨靈動的雙眼，笑著說：「沒什麼，別放在心上。」然後起身拍拍身上的灰塵，「走！我們去吃早餐。」牛仔望著她不矯作的率真笑容，突然發現，原來這就是野蠻女孩的溫柔。

自從兩人在天台上徹夜一聊後，無形中拉近了彼此距離。燕子對牛仔不再冷若冰霜，漠然無視，漸漸的也會相互開起玩笑，打罵嬉鬧；儼然就是一對相見恨晚的青梅竹馬。

這天，魚兒照慣例帶著從任邦那裡蒐集到的資料前來。在交代完細節，準備離去時，嘉軒卻叫住了她，「可以聊聊嗎？」

放下了椎心刺骨的愛恨，跳脫相互牽絆的扭扎，此時再回溯過往，反而更能表達心中感受。嘉軒對於當初魚兒懷孕未能即時給予承諾，以致不歡而散甚感愧疚。她聽完後豁然一笑，灑脫道：「感情的事很難說，沒有對錯，只是想法不同。我們之間早已結束，毋須掛懷。」起身便要離開，嘉軒將她緊緊抱住，懇求再給他一次機會。

魚兒堅強表像下的心開始抽痛，她搖搖頭，用力掙脫他的懷抱，快步奪門而出。

各走各的路 (詞：自撰)

天真的我曾經為愛義無反顧 拼湊自以為是的幸福
直到快樂劃上了休止符 才發現寂寞已經乘虛而入
被愛的人總是不懂知足 予取予求一而再任性貪圖
愛若成了一種桎梏 我又何苦作繭自縛
不如就此放手 痛快結束

你走你的路 繼續縱情放肆的追逐
過去我們相愛的溫度 冷卻在承諾的躊躇
各走各的路 再多抱歉也於事無補

我不想再當你的肋骨 愛成失去自我的俘虜

關檢全神貫注在匿名者上傳的情資中，雙方於線上研討下一步行動方向。雖然目前手中已握有七成指控任邦的罪證，但關檢對曾替國防部赴中從事碟報工作的任邦多所顧慮；因他知道任邦是個能以一線生機扳回全盤劣勢的詭辯高手，細膩狡詐的心思不容小覷。在苦惱之際，卻也不禁為這等人才的墜落感到惋惜。

談完了正事，兩人在線上小聊片刻。匿名者透露自己最崇敬的歷史人物就是關公，正巧關檢是其百代嫡孫，對先祖事蹟知之甚詳，便傳送了許多珍貴的文獻資料與《桃園明聖經》，《忠義經》，《覺世真經》，《大解冤經》……等，予匿名者；囑咐只要誠心持誦必得護佑。

計劃進行順利，蒐羅到的罪證已達九成，是時候收網了。嘉軒派牛仔出面與關檢進行沙盤推演，一方面為防自己身份曝光，違反解密團隊的人員保密要件；一方面可讓兩人及早建立信任關係。但，就在此時，一枚意料外的震撼彈，打亂了全盤佈局。

解密團隊召集人，緊急要求嘉軒接管一名已遭暗殺的大陸情報員的爆料文件。其中內容指出…任邦原是台灣派遣至中國的間碟，在一次失風被捕後，受到大陸官方重金利誘，答應回台進行反間，吸收高層官員提供機密情報。

嘉軒大驚失色，心想：「這老賊不僅危害治安還賣國求榮，實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大敗類。」打定主意，要將這隻狐狸的九條尾巴全揪出來。

關檢得知此項發現，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。牛仔勸他稍安勿躁，待查到相關罪證後再做打算。

嘉軒啟動全球聯合系統，歷時三個晝夜，終於追蹤到任邦與大陸官方的衛星通訊；並動員團隊內的頂尖駭客，齊力攻破防毒密碼牆。但，費盡千辛萬苦所攔截到的內容卻令人大失所望；因為任邦疑心極重，通話內容暗語充斥，讓嘉軒甚感棘手、苦無對策。唯一的收獲就是得知他們採取註3「單線異地」方式交付情報，所以嘉軒大膽推測，任邦極有可能將情資藏於易取之處；經過一番衡量，決

定讓魚兒進行近身刺探。

註三：大陸方面會定期派員至特定國家等候，待雙方聯擊上，再交付情資。

魚兒當晚就在任邦臨睡前飲用的牛奶內摻入安眠藥，待其睡得不省人事後，開始翻箱倒櫃進行地毯式搜索；但遍尋屋內各個角落都毫無所獲。她喪氣的頹坐於地，倏忽靈光一閃，想起任邦上星期到書房打開酒櫃卻未取酒的異狀。起身前往查探，發現裡頭果然有道上鎖的暗屜。她回房拿取任邦隨身攜帶的鑰匙串去逐一試鎖，「咔！」一聲，她拿出手機將裡頭的文件內容一一拍下，再謹慎的物歸原位；卻沒注意到一根正在旋落的髮絲。

翌日，任邦醒來時感到頭昏腦脹，渾沌異常，多疑的他立刻心生警覺，將尿液送往檢驗；結果，竟驗出含有F M 2成份。他於心咒罵，火速趕回家中，支開魚兒後將暗屜打開，赫憤發現為了防止有人窺閱而夾藏在邊緣的髮絲竟然不見了。

任邦心神大駭，重重地跌坐沙發上；經過一番天人交戰，擔憂的眼神逐漸轉變成冷峻目光。

關檢調查了匿名者傳送來的資料內容，確定是一份台灣國防軍情的機密文件；經整理後卻發現其中短少一頁。嘉軒將此遺漏告知魚兒，她允諾明晚再行探查；孰不知，這正是老奸扇滑的任邦設下的抓鬼陷阱。

任邦為避免打草驚蛇，作息一切如常。這天，他假意喝下牛奶，佯裝沉睡。午夜時分，魚兒拿起床頭鑰匙，蹣手蹣腳來到書房，正欲打開酒櫃之際，突然有隻臂膀從後扼住她的脖子。魚兒驚惶失措，奮力扭扎。卻被勒得更緊；任邦目露削光。咬牙切齒的說：「好一個蔡佩瑜，竟然敢用假身份騙我，今天就送妳下黃泉與那倒楣老爸相會。」說完，又是一陣猛力，魚兒逐漸癱軟沒了氣息。此時，原本晴朗的夜空突然閃電交織，悍雷揚起一聲霹靂；陡然竄入的怪異旋風，將懸掛牆上的關帝神像捲落。任邦心中發毛，趕緊將魚兒拖出書房，取來棉被包捆，連夜載往山林掩埋。

嘉軒獨自一人在荒煙漫漫的樹林中惶惑奔走，好像急欲尋找什麼，卻又不清楚確切目標。兩旁的參天巨松變成魍魎魑魅，發出妖異低吼，長長枝條從四面八方蔓延而來；他一步踉蹌，身子即被纏枝捲勒得無法動彈，趕緊閉上雙眼誦唸《忠義經》。霎時，枝條彷如觸電般迅速縮回，樹林又恢復原來的寂靜。

此時，天空降下一團金色光霧，將闐暗的夜照耀得亮如白晝；金霧在落地後幻化人形光影，翩然起舞。嘉軒看得入神，愚緒被頓湧的熟悉感觸動，他揚聲大喊：「魚兒！」光影聞聲停頓，緩緩轉過身來，沉默中透露萬語難言的無奈。半晌，光影內的七彩纖流發生變化，以紊亂的速度化成微粒往天際飄散。光影伸出雙手，比劃似是手語的動作。嘉軒不解，心急的撲上前，在濛光籠罩中，看見了魚兒逐漸模糊的臉，他聲嘶力竭大喊：「不要走……」

凌晨三點，嘉軒滿身冷汗自夢中驚醒，一股強烈的不安瀰漫四週；待心神稍定後，撥了通電話給魚兒，但無人接聽，便傳了一則簡訊要她看到後速回。

任邦拿著魚兒手機閱畢簡訊，馬上指示情報單位進行調查。

兩天過去了，嘉軒苦等不到魚兒音訊，用盡所有聯絡方式皆無消息。過了今晚就是兩人約定「失聯身亡」的最後時限。嘉軒雙眼直盯牆上掛鐘，心情紊亂，思潮破碎；當分針與時針向上重疊時，他再也無法壓抑這些日子來的椎心煎熬；在灌下一瓶烈酒後，崩潰痛哭。

經過多方徹查，任邦已全面掌握嘉軒的資料背景；而嘉軒也料定身份已經曝光。在這盤打亂的棋局中，與其戀一子而求生，不如棄子而取勝。他強自收拾起悲傷情緒，決定親自出馬，與任邦正面交戰。

七天後，牛仔在新聞記者的拍攝下，掄起兩把長槍，在鏡頭前公然向警政署嗆聲。此舉成功引起軒然大波，全民指責不斷，政黨更是輪番炮轟；矛頭均指向當初讓牛仔脫逃又緝捕無功的任邦。任邦受到上級史無前例的重大壓力，自亂陣腳落入嘉軒佈下的線報中。

復仇心切的嘉軒，面對敵強我弱的困境，苦思良久後，決定採用最高風險計策全力一博。他在總部內設下兩個大型機關，用來擒制攻堅幹員；也就是說如果

部隊中無任邦身影，便可啟動機關讓其落入陷阱，待下一批攻入；而這當中只要任邦一出現，嘉軒就可甕中捉鱉，擒為人質；但如果使用了兩次機關，第三批攻堅部隊仍不見任邦，此計即敗；嘉軒一行人就殺出重圍，與警方決一死單。

「萬事俱備，只欠東風。就算僅有五成把握，也要拼死一博！」三人握掌成拳，堅定的點了點頭。

7月30日凌晨一點，任邦率領查緝隊聯合維安特勤小組前往埋伏。

全員就緒後出動軍用裝甲車衝破大門，第一批幹員攻入。

屋內智慧型監控網，即刻進行特徵辨視。「敵方人數十名，東風未至。」系統通報聲，搏入嘉軒藍芽耳機內。

三人依先前模擬好的陣法，將攻堅部隊引至機關處；然後「轟隆！」一聲，地板瞬傾60度，一幫人在措手不及下全落入地下室。

「請求支援……」嘉軒在底下幹員發出求救訊號後，啟動干擾器，為得是不讓指揮之人，掌握屋內狀況。

第二批幹員攻入，仍是無任邦身影，嘉軒眉頭緊鎖，心下開始著慌。燕子將其引至第二機關處，數十道暗鎖將攻堅部隊困在樓層內進退不得。

嘉軒神情凝重，語氣透露擔憂：「這些人都經過特殊訓練，機關最多只能拖住一小時，現在只剩最後一次機會了。」

三人原本達成「不成功，便成仁」的壯烈協議；但嘉軒怎麼忍心看著他倆為自己送死？於是瞞著兩人設下最後一籌；如果計劃失敗，他將以肉身為盾，開出一條血路，將兩人送上頂樓乘坐直昇機逃走。

兩隊幹員接續失聯，讓坐鎮指揮的任邦一個頭兩個大，不敢再輕舉妄動。此時，眼尖的他看見聞訊趕來的關檢，擔心這位處處與己作對的麻煩人物，不知又會出啥餽主意；便倉促下令：「進攻！」

正當幹員準備進屋時，帶隊的小組長突然倒臥於地，全身筋攣抽搐，任邦見狀方寸大亂。關檢在瞭解大致情況後，心念一動：「讓任隊長先頂著吧！」此話一出，現場焦點瞬間集中在面色煞白的任邦身上，他窘迫大喊：「不成！若我進

去，外面誰來主持大局？」

關檢從容一笑：「我來！」

被趕鴨上架的任邦，在眾人的加油聲中，心不甘情不願的帶領部隊進行第三波攻堅。

「東風已至，敵方人數 15 名。請準備。」

嘉軒緊閉的雙眼登時一亮，示意兩人速就個位，自己則隱入經過改裝的天花板內埋伏。

燕子與牛仔開始與任邦進行斡旋喊話，為防露出破綻刻意展開駁火，在混亂中束手就擒。就在幹員們將兩人包圍的同時，藏匿於上方的嘉軒，出奇不意迅速躍下，不到兩秒的瞬間，一把槍已抵在任邦頭上。

三人挾持任邦與陸續破關的幹員們近距離對峙。就在雙方僵持不下之際，對講機傳來：「情況如何？請回報。」嘉軒認出關檢聲音，便答：「是我！李嘉軒。」

關檢一愣，隨即明白情況，連忙安撫：「有話好說，千萬不要衝動。」

嘉軒道：「撤出屋內所有幹員。」

關檢下令：「全撤！」

嘉軒對著牛仔和燕子說：「你們也出去吧！關檢不會為難你們的。」兩人說不動嘉軒，只好順其意棄械投降。

嘉軒將任邦反拷在鐵椅上，取出電流控制器及錄音筆，冷峻問道：「魚兒呢？」任邦還搞不清楚狀況，想搪塞過關，卻被連續肘擊轟得鼻樑斷裂，鮮血直流。

嘉軒瞪大雙眼，將控制器放在他面前，憤然道：「這裡有十顆按鈕，電流循序增強，最後一顆就是足以致命的高伏特電壓，只要五秒就可把你燒成焦屍！」說完，按下第四顆鈕。

彷彿萬針刺痛般的劇痛，立刻讓任邦哀聲求饒。「我說……」他恐懼得全身發顫，將如何殺害魚兒及埋屍地點一一如實交代。

嘉軒聽罷後不發一語，僅存的希望至此已然破滅，他竭力壓抑悲慟的激越，沉默良久後，才艱緩開口：「那利誘官員，收買情報，及兩起軍火走私案是怎麼回事？」任邦心中猛地一沉，開始吱唔其詞，嘉軒直接按下第六顆鈕。

任邦發出淒厲狂嚎，當場屎尿失禁，在電壓趨緩後，趕緊全盤托出；並招供曾與他進行交易的官員名單及帳目資料，只求保命。

嘉軒鄙視著眼前狼狽至極的人渣，面罩寒霜道：「你這狗賊，貪圖一己之私，草菅人命，賣國求榮，真是泯滅天良，不足為人。」說完，按下第八顆鈕。強勁電流發出劈啪聲響，任邦的手指瞬間爆開，空氣中瀰漫隱隱的肉焦味。

嘉軒望著眼眶淌下血水，意識不清的任邦，打開對講機：「在我投降前有一個請求。」

關檢：「請說」

「先押任邦去找魚兒屍體。」

一行人來到荒山野嶺，任邦指著榕樹旁一處明顯掘鬆過的土堆，孱聲道：「就是這裡了。」

兩名幹員協助挖掘，不一會兒即看到一隻泛黑的手臂，嘉軒認出魚兒的鍊飾，示意幹員停止動作，他雙拳緊握緩緩跪下，悔恨得無法自己；就在他小心翼翼抱出魚兒之時，任邦見戒備鬆懈，挪動戴著手拷的手，拔出幹員配槍，對準嘉軒「砰！」的一聲；在鮮血飛濺的紅色花雨中，嘉軒彷彿看見了魚兒燦美的笑顏。

愛到無心

台語(詞：自撰)

月光暝 夢相思 一杯酒來飲落去

看抹開 放抹離 猶原是妳的名字

妳的選擇是這殘忍 放阮一人情海浮沉

斬抹斷 傷痕越割越深

愛妳愛到無心 情夢茫茫到失神

日日失魂落魄 心痛夜夜攏抹停

愛妳愛到無心 欠阮今生抹凍還

有緣無份 雨水心頭凝

甘講註定 等待到來生

。

嘉軒漫無目的在一條陰冷甬道內徘徊，感覺身在無盡黑暗，繫著悲痛緩緩沉入流沙。四周人來人往神情一貫木然，「這是哪裡？」沒人能回答他，彷彿將他當成空氣般視若無睹。

他跟著人群走了數個晝夜，又累又渴，在快要支撐不住時，終於看見前方一條波光粼粼的長河。所有人爭先恐後跪在河沿掬飲，嘉軒好不容易擠身於前，正要喝下之際，卻聽見一聲熟悉的叫喚：「不要喝！」他轉身查看，在萬頭鑽動中瞥見魚兒身影。他激動大叫，卻被她制止。

「噓！別出聲，跟我來。」魚兒拉著嘉軒，來到一處無人之地，不待他開口，劈頭便問：「你到這多久了？」

嘉軒低頭數指：「大概六天了。」

魚兒一聽，臉色一沉，蹙眉道：「完了！快沒時間了，得趕緊送你回去。」

嘉軒這才恍然憶起被任邦偷襲中彈之事，大聲說：「我不回去。我要和妳在一起！」

魚兒嘆了一口氣，無奈的說：「人在發生重的大變故時，逸離出殼的魂魄都會被吸引來此；如果塵緣已盡，不消片刻即可看到奈河：如未盡，就會和你一樣，要走很久才能到達。七日之前回頭仍有還陽機會，一旦過了期限，生息消弭，鬼氣上升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最要命的是，鬼差會將緝捕到的遊魂囚禁地獄，直到陽壽終了，才得以復回此地，輪迴轉世。別多說了，快上路吧！過了子時就來不及了。」魚兒催促。

兩人才剛走沒多久，就遇著一隊鬼差，幸好魚兒眼明快快鑽進樹洞躲藏，否則難保這些鬼差不會加以為難。待其走遠後，兩人爬出樹洞；此時，樹上竟躍下一頭面目猙獰的魔獸，魚兒大駭，背脊一涼：「是任邦！」

嘉軒驚疑：「怎麼回事？」

魚兒冷汗直流，慌道：「他在朝你開槍的同時，也被關檢格斃了。」

任邦張開血盆大口，露出尖銳利齒，對著嘉軒森冷道：「千年之前，我從地獄逃至人間，原在吸取七七四十九名處子精血後，方可練就不壞之身，沒想到竟被你這臭和尚攪局破解，讓我功虧一簣；但你卻沒料到我已修成輪迴靈能。蟄伏千年，才等到你降世為人，今天就要讓你嚐嚐灰飛煙滅的滋味，永世不得超生！」任邦連聲暴吼，瞬間幻化數百分身，將兩人團團圍困。

就在四方分身逐步逼近時，一道人影凌空躍出，佇立在兩人面前，大喝：「住手！」

魚兒望著此人背影，熟悉頓湧，訝然一喚：「爸！」

原來振昆早已勘破天機知此劫難，為了營救報恩，故於此地埋伏等待。

嘉軒注意到眼前之人右手虎口有一塊形胎記，心中一震，好似認識此人甚久一般，卻又理緒不出個所以。

振昆轉過身來，對著嘉軒雙膝脆下，含淚道：「師父，徒兒終得還報汝恩了。」說完，起身以內力將兩人推入洞中，右手一撥劃出一道半丈寬的防護氣圈；接著取出一把形似匕首的法器。魚兒見狀，驚呼：「別這樣！你會魂飛魄散……」

振昆轉頭對著兩人泰然一笑，眼神中透露出大無畏的堅毅，然後將法器遁入天靈蓋，雙掌合十，全神貫注頌唸經文。霎時，數以萬計的血色金蝶自他頂上湧出，撲天蓋地朝四方襲捲。任邦分身紛紛發出恐怖嚎叫，消融成一灘灘黑水。

振昆靈力用罄，魂魄盡散。魚兒心中悲慟至極，無助的喚聲漸成嗚咽；但緊迫的時限不容她稍作遲疑，趕緊拉著嘉軒繼續往前奔去。

在快要到達陰陽交界的娑婆門時，滿身焦灼的任邦竟追了上來，旋身一躍，擋路於前，狂妄怒道：「無知愚輩，憑這等功力想要滅我，門都沒有。看我怎麼收拾你們。」

一股極其扭曲的力量，像隱形的繩索般，緊緊扼他兩人咽喉。命懸一線之際，嘉軒想起關帝，艱難地合起雙掌，於心誦唸《桃園明聖經》。任邦倏忽一聲暴吼，神情痛苦，五官糾結，邪惡力量陡地一鬆。

平靜的天空瞬間風起雲湧，雷聲轟隆不斷。一陣急促馬蹄聲由遠而近，任邦驚惶四顧，赫見關聖帝君駕著赤兔馬循閃電光跡直衝入地。任邦見苗頭不對，作

勢欲逃，卻被關帝策馬攔阻。情急之下，他引動全身內力，聚勁雙掌轟向赤兔馬；馬兒一聲嘶鳴，足足被震退十尺。任邦見機不可失，一個反掌朝嘉軒出手，魚兒見狀以身相護卻重傷倒地。

此時，一記震撼突然自任邦頂上貫落，益民忍著蝕骨痛楚，將振昆遺留於地的法器插入任邦天靈蓋，憤恨道：「我等你很久了，今天終於可以報仇雪恨……」黑血如噴泉般激湧而出，任邦一聲哀嚎伸出利爪刺進益民胸腔，只見益民怒目含瞋，用盡最後力氣發出尖銳狂笑，大喊：「同歸於盡！」

關帝疾馳而至，將青龍偃月刀往空中揮舞一圈直劈而下，強大的刀勁震裂地面，斷層內滾燙岩漿頃刻翻湧，化成一條火紅燄龍飛躍而出，在任邦與益民身週繞行數圈後，張口將兩人吞噬；然後遁隱入地，斷層漸漸闔攏。

嘉軒緊擁不省人事的魚兒，跪地乞求關帝營救。關帝搖頭曰：「勿悲！且聽吾言。汝於千年前乃是一名得道高僧，因伏魔有功被玉帝封為天干神將，卻與此女前身『曇花仙子』互萌情愫觸犯天條，雙雙貶落凡間。此女今已應盡懲劫可重返天界；而汝尚有一段未了的師徒因緣需得圓滿，必須再返人間。」

嘉軒惶惑不解，問道：「因緣何在？」

關帝捋鬚答曰：「天機自有定數，冥冥之中伏而待之。」

四週景象如水紋波動般模糊渙散，嘉軒在一片漆黑中，逐漸失去了意識。

清晨第一道陽光灑進病房，涼爽微風將清郁花香吹暈開來。嘉軒緩緩醒轉，讓駐守病榻擔憂至極的關檢鬆了一口氣。

嘉軒娓娓出夢中經歷，關檢這才恍悟，為何嘉軒昨夜會突發高燒，且一度沒了心跳。當時，憂心如焚的他還跪在床邊，持誦《桃園明聖經》祈求關帝護佑；也多虧醫師搶救得宜，讓嘉軒不至於英年早逝。

嘉軒身體復元極快，經過一連串縝密的檢查，確定貫穿顴骨的子彈未傷及重要神經，也未留下後遺症，實屬不幸中之大幸。

這段期間，關檢將整件情的始末呈報總統府。馬總統得知後，對嘉軒等人的忠義情操甚感欽佩，頒布特赦令免除其觸犯之刑事罪責；再依註 4「國家情報工

作獎勵辦法」核發八位數的建功獎金；並要求檢調成立「正已專案」將任邦招供出的官員一一徹查送辦。

註四：此辦法是為了增加對情報工作有績效之人員的獎勵條款。如有人民或外國人協助進行情報工作，著有功績者，也得依此辦法予以獎勵。

風停雨偃的午後，陽光破雲而出，所有紛擾至此已告一段落。嘉軒處理完魚兒後事，正準備搭機返美時，卻接到一通來自魚兒所聘僱的保母——美秀姨的電話。

他和燕子依約來到嘉義民雄一棟民宅，美秀姨抱著一名嬰孩前來應門。說明來意後，她拿出一封信遞給嘉軒：「蔡小姐交代，如果她失聯超過三個月，就通知你來看 **baby**，並將此信交給你。」

嘉軒打開信封，魚兒娟秀的字跡躍然於雪白紙頁。閱畢，惻然心酸化成淚水，令他哽咽難以成言。原來，當初魚兒的不而別，是為了生下這個孩子。如今，她已逝世，理當將孩子託付生父。

孩子如銀鈴般清脆的甜笑聲，讓嘉軒心頭湧現欣悅的暖流。他微顫的從美秀姨手中接過孩子，赫然發現揮舞的小手竟有一個與振昆相同的花形胎記。他急忙向美秀姨詢問，得知孩子在兩個月前感染急性肺炎，情況一度危急；經過搶救後，奇蹟似的撿回一命。自此，孩子的右手就多了這塊胎記。

霎時，嘉軒怔住了，內心油然升起一股於恒久離別後，乍然相逢的澎湃感動。原來，因緣的軌跡，早已深鑄在生命中。

六年後。

枝桠尖梢新萌的嫩芽正透著早春氣息，柔和的煦陽從葉縫瀉下。廟埕前的小涼亭，每到晌午時分，就會有香客村民聚集於此，聽無念和尚講經說法。

燕子與牛仔抱著一對兩歲大的雙胞胎，一路喘吁吁的走來。燕子遠遠看到無念就揮手吆喝：「哥……喔！不。師父啊！」她不好意思的吐了吐舌頭，雖然嘉軒已出家多年，仍是改不掉這從小叫到大的習慣。

「咦！小師父呢？」燕子東張西望。

無念笑笑，手指一比：「這不就來了嗎？」

「姑姑施主，我等您好久了。」乘願雀躍奔來。

燕子將乘願環擁入懷，摸摸他的小光頭，柔聲道：「瞧！半年不見，可長高不少，和我哥越來越像，簡直同個模子刻出來。」

牛仔白了她一眼，沒好氣道：「怎麼還說這個呢！人家現在可是師徒……」

燕子轉頭瞪向牛仔，小倆口就樣你一言我一語鬥起嘴來，小小的寺廟頓時充滿幸福的笑鬧聲。

有緣的星星不斷重聚。相互成就彼此方向。

夜裡，無念手拈陶胚小盞，陪伴乘願閱讀佛典。當此場景，座上的伽藍菩薩不由得會心一笑。千年的古今對映，親厚的師徒之情在時光淬鍊中，更顯彌堅；如同海蚌在經歷包裹沙粒的痛楚後，終於成就圓滿的珍珠。

窗櫺外的曇花，也在月光灑落的此時，悄然綻放屬於天地的祝福。